第十號



# 星期

天笑主任

丁悚

THE SUNDAY No. 10.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曆五月初七日 陰曆四月十一日發行

# 星期

第十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 冊數 | 定價 | 郵費 本國 | 郵費 日本 | 郵費 外國 |
|---|---|---|---|---|
| 一冊 | 一角 | 一分 | 三分 | 四分 |
| 半年廿五冊 | 二元二角 | 二角五分 | 七角五分 | 一元 |
| 全年五十冊 | 四元 | 五角 | 一元五角 | 二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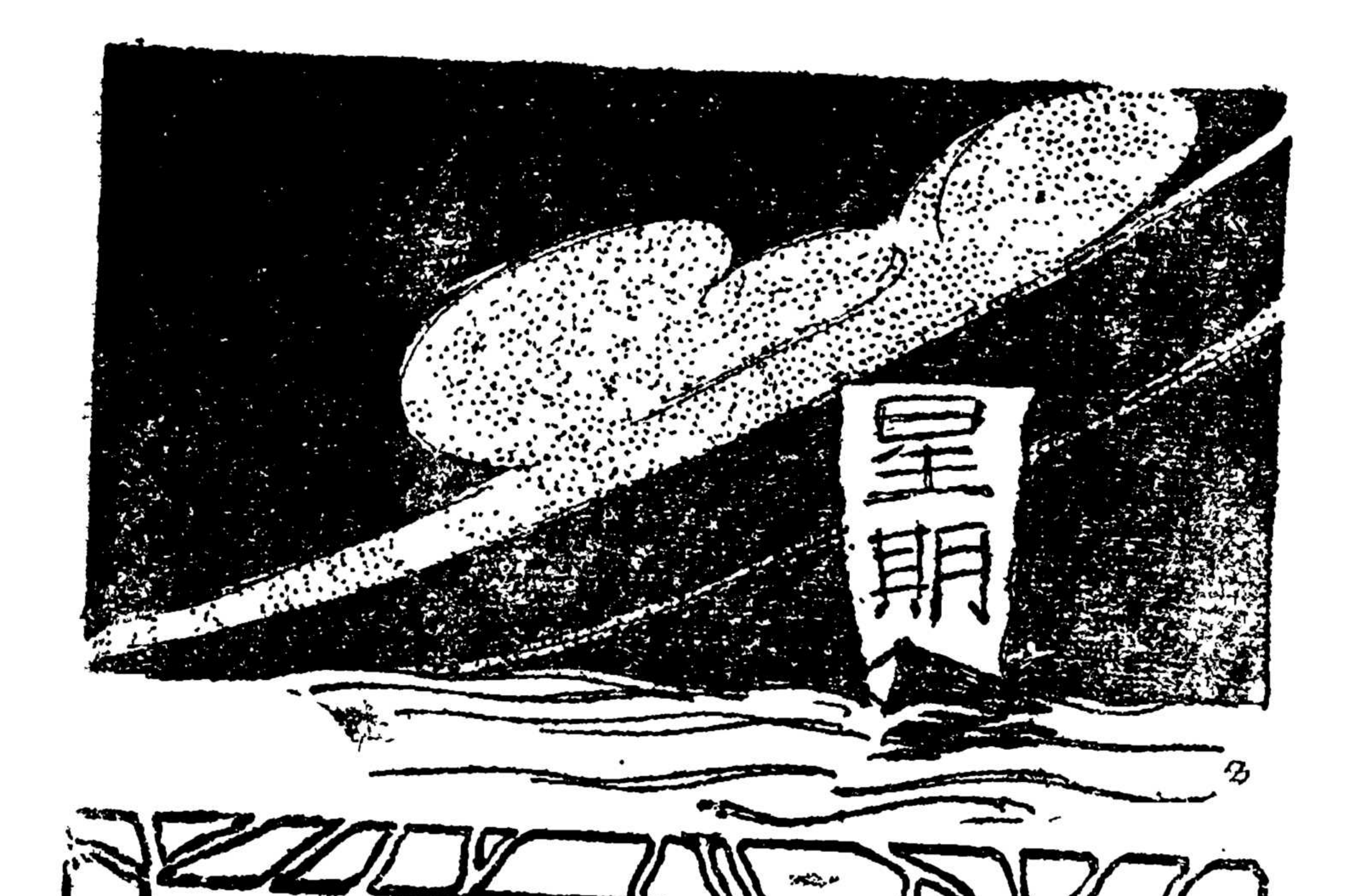
劉筱衡之天女散花化粧小影

# 美國二名伶



勞倫司白萊脫 Lawrence Barrett

安特溫鮑詩 Edwin Booth




## 星期第十號目錄



# 滄州道中

天笑

有一年在初冬時候乘着津浦路的火車傍晚時到了滄州火車上汽笛嗾的一聲驚起了成羣的寒鴉盤旋天空好似覓不到一個枝棲黃金色的楊柳搖曳在夕照之中却比南方凋零得遲火車裏的客人經此長途旅行不免都有疲倦之色也有的正在睡鄉却被一陣子車站上人聲喧雜和那小兒的聒噪從睡夢中驚回來揉着眼睛向那朦朧中的車窗裏望出去知道是到了滄州車站了

一方面是個車站木柵的外面站着許多賣梨的賣雞子的賣燒餅的以及許多老頭子小孩子的災民各擋着一隻籃在木柵的上面伸了出來幾個車站上的巡警手中執着藤條往來梭巡對於老年人作種種的示威運動那藤條却還不敢向他身上抽要是有小孩子從這折斷的木柵中擠身而進被那巡警老爺見了便要痛打一頓

車窗那邊的一方面却橫了七八條軌道離月臺稍遠處一帶短樹豎了幾根木柱把鐵絲牽蘿扳藤的圍起來也成了個短柵可是已經開了好大的幾個

缺口了許多災民便從這缺口中進來但是那邊也派了兩個巡警在那裏梭巡便這些災民不許近火車可是那軌道上已經橫七豎八有許多衣衫襤褸白髮飄蕭的老婦和那赤脚蓬頭徧體泥汚的小兒頭等車中有許多洋大人洋太太都憑着車窗展覽風景淡黃的頭髮披拂於風前雪白的手巾按着那個高鼻子似乎怕聞着支那人臭氣也不知道他們出於慈善心呢還是玩弄心呢還是好奇心忽然丟出幾個銅圓來引得一班蓬頭赤脚的小孩子拚命的去爭也有踏痛了手的也有跌破了頭的哭哭啼啼傍邊幾個老災民也禁止不住他們的搶奪而且就丟在他近側的銅圓也拾了兩枚塞在破裂的衣袋裏

見了小災民搶錢打架的洋大人洋太太們都拍手歡笑好像歐美人出錢教中國人爭奪的喜劇都不過爾爾然而沒有搶着錢在沙泥裏爬着一陣子的小孩子還是垂着眼淚拖着鼻涕伸着烏黑的小手嚷着尖峭的喉嚨高喊洋大人洋太太們拾一個銅子拾一個銅子洋大人洋太太們却只是微笑不語這時又驚動了頭等車中另一中國人紫膛色的臉兒在鼻孔和嘴唇中間留着一撮鬍子披着一件灰鼠袍子手中拈着半段雪茄似乎想給外國人搭話剛說得兩句Yes只聽裏面嬌滴滴的聲音操着吳語說道儂進來喫那位中國先生便進去同了一位

二十左右的美婦人憑着車窗眺望便把從上海帶來的鷄鵠牌餅乾和他不大喜歡吃的陳皮梅與南華李丟與許多小孩子這時又一陣子亂搶可憐那種最高貴最奢華的振糧滄州的小災民生平從未嘗過的東西在灰裏泥裏掏出來還怕別個孩子來搶便向口中亂塞塞得氣噎淚流又引動洋大人夫婦和中國大人夫婦呵呵一笑他們火車中的華洋賑濟會總算告了一個小結束

這時火車停了有二十分鐘却還沒有開說是等天津來的急行車可是火車中的華洋賑濟會已經告終了一班小孩子們見頭等車裏的華洋太太們也不憑窗展玩風景了恰巧警察老爺們知道這個時候可以行使職權小災民便也一閧而散却留幾個老災民還是徘徊不去只要車窗探出個頭來他那可憐的顏色便故意的呈顯到人家的視線上去

而且這個當兒有一股香味從頭等車後面的大餐車廚房裏透出散颺到各處這股香味在火車裏不論頭二三等的客人都能辨得出這是洋葱和牛肉同煎纔發出這種味兒那災民一樣的有食慾而且在飢餓中更覺得這香味直透鼻觀可是僅僅這香味終不能果腹不但不能果服反使胃裏的蟲蠕蠕欲動饞涎只在舌本上似春泉汨汨而流

非但人類中的災民具有食慾則獸類中亦具有食慾那時有三四頭黃色白色的狗跳躍在軌道的中

閒時時搖着尾巴張着眼睛向車窗中而睽睽覷想見他的靈捷的嗅覺已經嗅得這洋葱和牛肉的香味了平常鄉中的狗每見有奇形怪狀的外國人到他村裏便吠之不已此刻車窗中雖有外國人的面龐時時出沒隱現他也司空見慣或者交通路上的狗他也知道些外交政策國際道義嗎

那時大餐車廚房裏的大司務和那班中國人操外國語呼他爲僕歐的侍者隨意的無意識的在車窗中丟出些吃賸的肉骨和麵包上的邊皮却不想因此便引起黃白之爭黃狗的地位站得好恰有半塊明治猪排丟在黃狗距離三尺地白狗却離此有一丈多遠連忙竄過來却已被黃狗以勢力範圍所在得有優先佔有權竟毫不客氣的獨吞了白狗大怒咆哮起來一場爭鬧却被守中立的一隻花狗拖了半隻由德州吃賸一把瘦骨的燻雞去這也算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了

可憐啊還有一個想做漁翁的人類却是一個沒有腳的殘疾乞丐他的年紀也瞧不出大概在這個地獄世界已經有三四十年罷他用手幫着臂用臂幫着手在地面上移動他身上的衣服分不出孰是衫孰是褲破裂的地方還用那種厚皮的紙包着他慢慢的從短樹缺口處將身體挪至軌道又慢慢的移至與車窗相近他正仰望着車窗中丟出的肉類和麵包屑他還羨慕着黃狗白狗花狗等有這跳躍的

脚他並且豔羨黃狗白狗花狗等在這天氣漸寒的時候已穿了各色的皮裘他怨望天老爺怎麽不讓他變做一隻四足靈便的狗他盼望了半晌只望車窗中丟出一塊麵包恰巧的落在他身邊

然而火車中洋太太正和他洋大人說笑中國大人們又陪着他太太姨太太們進晚餐就是三車等裏的客人也在那裏剝幾個雞子點點飢大司務和僕歐穿着雪白的制服也正忙得手足無措誰也沒有留神他誰也沒有瞧見他偶然餐車中廚房裏丟出些殘骨碎麵離他五尺以外他就沒有法想只好眼睜睜地瞧那三色種狗互相爭奪互相瓜分他苦守了半晌還是得不着一些兒只空嚥了許多饞唾

俄而隱隱聽得如雷聲一般知道前面的火車來了巡警不願這軌道上還留着人疾忙把那個無脚的可憐人驅逐出了軌道便是這位無脚的可憐人他還不願學那螳螂的以臂當車他還寶貴他除脚以外的身體和性命他疾忙的也退避到軌道以外去一刹那間從天津開來的急行車已到眼前那頭等車裏有許多大人先生太太小姐玉笑珠香酒痕花氣把個荒寒的原野遮去了我們的車也蠕蠕的動了許多小災民還吶着一聲喊再要尋那無脚的人早已不知所之了





# 捕馬記

倚虹

某年冬余有事於浙之平湖舟次六里橋已夜午風雨大作泊焉同舟有水警署長方君為我述捕馬阿九事委宛見告語罄天曙風雨亦止解維入城今時越兩年每聞風雨輒憶舊談馬阿九髣髴在余目前也爰記方君言成捕馬記

馬阿九劇盜也縱橫嘉湖間刦貨殺人無算湖屬瀕海又與江蘇接壤馬往來跳竄飄忽靡定官中無如何馬勢愈强黨益盛顧馬所刦悉紳富財又不妄殺人富者膽落村居小民轉不甚畏馬三五聚談時且壯其行一夕馬忽嘯侶刦篷局水卡沈其巡船攫奪槍械金錢文書而去瀕行大聲語局員曰我馬阿九也有力者來捕我勿妄殃他人馬退局員以馬語陳大吏吏怒下營縣捕益力期在必得馬

水警長陸某以捕盜名馬阿九騷擾處又多在陸轄境陸亦久擬捕馬志苦未得間至是陸以捕馬自任要長官以三事一先取重金若干歸眼線二領鎗艇四艘游弋偵伺蹤三期三月捕馬三月不得馬解職以謝長官官許之陸乃泛艇漫游諸港汊登陸則變易姓名雜稠

人中就茶寮酒舍刺消息久之無意中得識馬黨一小盜乘醉詰馬行蹤小盜曰吾頭目之行逕雖我亦不知來去如疾風有事輾轉以召我頭目有親信弟兄十餘人日伺左右若我輩恒不能望見顏色邇來風鶴正緊吾黨中難免無見利忘義者頭目嚴戒備亦不得不爾非與我輩疏也陸察其語甚誠摯捕之無益且慮洩喬裝偵緝事馬益有備乃與小盜笑而別明日又刺船他行

馬蹤雖無常有老巢曰沈家蕩蕩居水中蘆滿其上叢莽不辨逕茅屋三五罕有人迹馬阿九挾徒衆偶一至亦不恆來事為陸詗悉急掩捕至則馬行矣窮搜蕩中住戶於破扉中得老嫗嚴鞫之嫗驚曰我老矣安能盜吾隣王嫂盜婦也其夫王老小馬阿九之心腹王嫂日治饌餉盜日落後王嫂當送飯歸矣陸釋嫗伏甲士於嫗室俄而王婦歸筠籃中猶有殘羹陸乃捕王婦去以老嫗所說質王婦婦一一認不諱但叩首乞恩陸曰罪不及妻孥盜婦無死罪惟治饌餉盜汝亦盜也於法當死汝能招爾夫來縛馬阿九以獻我當赦爾夫婦罪且賞千金更畀而夫一末職婦曰馬阿九遇吾夫厚吾夫烏忍負阿九陸佯怒呼左右趣斬盜婦婦觳觫請姑緩斧鉞容招吾父來徐圖之此時吾夫隨馬阿九遠颺吾亦無從羅致陸曰善解其縛嚴監視而厚飯之

明日覓王婦父至一龍鍾叟也陸語以故叟曰吾婿

無行吾恒憂其不介終今許其自新深感高厚我當招其來能捕馬阿九否我不敢必叟去輾轉覓王老小越旬日始偕來謁陸初猶恐懼不敢前陸曰我非賺人者彼來庸何傷王老小至驚怖不敢仰視陸曉之曰我與汝無多語汝能縛馬阿九者盡赦汝罪更賞千金畀一官不則汝速去我先殺汝妻他日捕得汝刑與汝妻同我今日不殺汝縱汝去者以汝來乃汝妻父招致非我捕得我生平不願以詐術賺人也禍福汝自決語畢呼左右擁王婦至與王老小相對跪王婦泣語王老小曰嗟乎我之生死繫君一諾王老小亦悲不能已涕泣如雨下蓋殺妻賣友兩都不忍何去何從頗難裁决也

已而王老小曰馬阿九勇猛勝我十倍小人實無力以縛馬陸曰汝不能縛馬汝但以馬之蹤跡隨時密告我率軍隊來汝更爲內應功亦與縛馬等王老小游移不忍婦揮涕以勸王老小乃署諾留其婦爲質黯然自去久之無消息陸又趣人敦促之一夕王老小冒雨倉皇至謂馬阿九甫歸自滬在沈蕩之北觀音灘召集部曲將大舉捕宜速過三五日刦一巨典後將遠行陸又詢馬居觀音灘何許王老小曰觀音灘四圍皆竹蘆灘西一小橋過橋數十武叢箐中有紅牆破寺即馬棲息處也唯馬防衛綦嚴灘畔漁父十九皆其耳目祟見官艇旌旗便犇告馬兵來宜秘陸笑曰老夫捕盜三十年詎不知進退汝毋喋喋爾

時我自有策王老小忽忽去謂久不歸馬必疑我陸亦不留王約翌日薄暮內應捕馬王老小既去又返告陸曰明日公等來勿遽攻寺寺後有荒墳四五可伏兵其後見我從寺中出果仰天以手搔頭者再進百無一失小人慮馬阿九爾時或不在寺兵撲空巢轉驚馬去功虧一簣陸曰善此著甚周密笑語曰爾能棄賊來歸一幹吏材也

是夜陸乃移舟泊沈蕩次晨履江北魚舠五六艘水兵悉易老農破衲藏利械匿艙中陸亦衣簑笠倚篷窗理網趣船娘蕩槳錯落前進抵觀音灘灘畔果有漁父見來舟問何往船娘應曰捕魚漁父不疑聽其前進陸覘無偵者停舟登灘遙望果有紅寺在萬竹中率來水兵凡二十六人陸命以四人守船以六人守橋防賊遁餘十六人分三路詣觀音寺會於寺後墳次陸自率兩健者先驅將及寺紅牆聞寺內有人聲陸伏林中蛇行以達墳後屏息以待時已日薄曛瞰矣

俄而果見王老小攜滌具出張目四顧仰首看天以手搔頭陸喻其旨覘王老小入急率兵循牆傴僂以進遠過寺後達窗下聞窗內有聲曰老小汝胡不再進一杯陸聞聲知爲馬阿九率兵疾入大呼捉賊入門見室列巨案案上列熟蟹兩盎殘甲狼藉盎畔瓦杯三四中有殘酒馬阿九短衣踞坐案上足踏一酒甕身左右列兩長鎗右手方執杯見捕者猝至急擲

杯躍起一手欲擧鎗詎王老小已乘勢先奪去一兵
突出馬阿九身後緊抱之馬急不得脫奪抱者手鎗
砰然四響抱者任身後鎗不能達抱益堅門外援兵
聞聲齊集馬阿九手中鎗又彈盡遂被縛諸兵方搜
餘孽見牆隅一賊伏地扶之不起視之乃王老小已
中馬阿九彈斃矣馬見老小屍獰笑曰王老小我不
圖死汝手中汝又安知我先殺汝也天乎
寺外林中雖有伏賊聞鎗聲四起知官兵大隊來皆
奔竄陸乃械馬阿九歸艇慮中途有變星夜揚帆下
平湖陸就舟中約略訊馬馬神色鎮定笑曰無多語
死耳非丈夫不敢爲盜畏死非盜直狗偷耳陸嘆曰
以汝材幹何事不可爲奚必盜馬大笑曰盈天下皆



盜也豈獨我我不諱言盜我之盜盜以正可盜則盜
不可盜則止孤寒之家我不忍盜中落之戶我不屑
盜不仇我者不血吾刃殺人雖多無一冤魄我雖盜
固心安理得也陸呵曰盜矣那復有理馬更狂笑曰
然哉然哉無理者皆盜也試問年來執政貴官典軍
藩鎮說理者幾人彼竊盜國我竊盜錢同一盜耳何
厚責我陸曰汝狂易矣雖然我甚愛汝頗惜汝死馬
笑曰我苟圖官小之富貴者我貴久矣今日或爲公
上我恥爲官故甯爲盜作官志不過得錢爲盜亦意
在溫飽取逕各殊庸何傷吾半月前遊滬挾金甚豐
買笑娼家娼之媚我者甚至與諸客縱博客驚我富
尊我諛我又不殊貴顯我心甚慚久亦能安幾自忘

爲盜。嗟夫世間所尊者金。有金便爲貴人。不問金所從來。以是因緣。誰不欲盜。雖視强盜爲神聖之生涯。今不幸。爲階下囚。我亦視爲固然。無所怖。無所悔。無所慙。宇宙之大。黃金日貴。巧取豪奪。十人而九。特操術不同。强盜之名。又烏足辱我。陸聞言。微囁語馬阿九曰。爾疲矣。可稍休息。賜以酒肉。阿九稱謝。且飲且啖。談笑自若。醉飽。鼾眠舟抵縣城。猶未醒。其從容鎭靜有如此。

明日。縣令坐堂。皇鞫馬阿九。馬睨而嘻。無一諉卸。詰其餘黨。若干。馬笑曰。更僕難數。令曰。名字謂何。一一具陳。當依法捕治。馬曰。諱盜之名。行盜之實者。皆我黨也。捕不勝捕。我果一一告。官中恐無此大獄。令慮其妄語。不多訊。嚴械下獄。湖之人久震馬阿九名。是日聽訊者滿廊下。覩阿九威儀言語。歎曰。此壯士也。天下無道。遂令斯人爲盜。可悲也。

又明日。以軍法肆馬阿九於市。論功行賞。王老小妻得金五百。持金泣曰。吾夫以我故。賣友至死。身亦飲彈。是殺吾夫者我也。嗚呼。遂削髮爲女冠。終身諷經。自懺其罪。

※ ※ ※ ※ ※ ※ ※ ※ ※ ※ ※ ※ ※ ※



# 女校對員

卓呆

春天已過了一半了正是一種愁悶的天氣某某報館的地方新聞主任孟篤生照常下午到館坐在編輯室內辦事他先把外埠寄來的報紙搜索一遍再把本埠重要的各報外埠新聞大路看過這實是他每天第一件事倘使發見了自己報上沒有登出來的新事實忙將紅鉛筆劃一條線便把部下擔任的人叫來吩咐他們一一注意他已多年慣使用人了所以對人也決沒有多說什麼的無論何等重大事件被記者一時疏忽脫漏了他也不過好好的將責任者喚來說這一張報上有這麼一段新聞大約從某通信社得來的材料也不可十分信他今明那某通信社恐怕要更正咧既是你擔任着這一部你且去調查一下罷孟篤生這麼樣的口氣說着那神經敏銳的記者聽了這溫和的話反覺得宛如對着自己的無能受了一陣嘲笑實在孟篤生與部下談話之際嘴唇總平平的橫擴着他的口不是這副神氣說話竟不容易自由出來所以他臉上常有冷笑的樣子就是神經不敏銳的人受了孟篤生閃閃有光的眼珠對他臉上瞧瞧手裏用紅鉛筆在報上七劃八劃一壁在那裏說話道

稱神氣實在比訓斥都來得可怕只有說『一時不留心疏忽之至待我立刻去查來』其實這種答語乃篤生最初就期待的唯一答語

這一天他照常靠在窗畔椅上讀着各通信社送來謄寫版所印的通信一份一份看下去看完之後把無用的拋入桌下字紙籠內於是停了手在室內環視一周人還沒到齊咧靜悄悄的編輯室中那一邊的墻畔女校對員紀碧環已坐在那裏望過去恰巧二人打個照面紀碧環便行了一個目禮篤生暗想他已來了麽近來常藏在篤生意識中的某種秘密想像竟將他的氣分引到光明歡喜的一方面去了

他從弱冠時代起到過四十歲頭上禿頂的今天二十多年在各處靠着報章雜誌的記者生活度日他既沒受過規則的學校教育因此又沒有團體勢力的後援所以在他已是很不容易咧極困苦的努力着他具着一種辦事能力和交際手段因此在這二十多年乘着種種機會結着種種勢力只是把自己的地位擡上去幸虧他在幼時從過一位俄國人學過些俄文他便借此當一個遮蔽自己無學的唯一手段只管將俄語用功着況且各報館中通俄語的極少於是比較的看重他在編輯地方新聞的主任外也相應的用着他進了本館未久就有與總理商量去定俄報的就是他他在編輯報

紙的專門知識却很貧弱好得他一來是老資格二來人很能幹三來能拍總理的馬屁所以編輯部內都很看得起他在二三年前改革之際他居然升了主任了這是他以前盼望了許久的地位又是他現在身分榮達的終點咧他一想到『我此後任憑怎樣努力在這館中總不能再升高地位』便覺得再與以前一般只是認眞辦事很沒有意思了然而他在本館地位上却沒有什麼向上的希望他生活上的希望倒還很多譬如去做做什麼投機買賣可以一攫千金或是每月的薪水中拏些錢出來去加入什麼抽籤的儲蓄或外面什麼雜誌上去擔任些稿子這些事情雖小大概天天希望着實現起來便是無上喜歡可以在他生活上着些彩色

他天天苦心把那種種慾望安排調和着當做每天的樂事忽然他心中有一種新支配萌芽了竟把那些小慾望一時壓倒他實在是戀愛了館內的女職員紀碧環咧碧環在三四年前還是只有十五六歲時就雇在館中帮做雜務性情溫和非常用功大家都看得起他此刻帮着校對咧館中人替他起個綽號叫做洋蠟燭顏色蒼白身體不很健康桌上書也沒有他總是俯首凝視桌面是個靜寂的女子到年紀稍長他的『青春』現出在他顏面表情四肢肌肉上來咧很瘦的胸部漸漸膨大臉上也帶些光澤常常下視的一雙眼

睛也在很長的睫毛下時時要什麼似的仰望看人咧編輯部中的人就有一種批評說那孩子倒想不到恐怕長起來要變成一個美人咧這時候年過四十的孟篤生他的心很奇異的吸引到那女子一邊去了他自己又想着我這麼年紀不怕羞恥麼打算要壓住對碧環的愛情但是總也無用反一天濃一天了他一面執筆寫字且把部下記者叫來吩咐編輯上的注意事項一面還要把視線投到相離二三丈的碧環身上去不知怎麼一個巧機會那女子恰巧無意識的回頭對他瞧了一瞧……可憐這回頭是無意識的……他臉上竟如青年一般的紅起來甚至稿紙上寫錯文字脫漏字句總想要他明白我的心事纔好無奈他雖時時向碧環臉上看着碧環一些也沒留心到篤生自己往往暗道也難怪他連我自己還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咧想到這裏又覺失望又覺沒趣不過這樣每天見面未始不是幸事那女子生在貧寒之家在他却是不幸在我又未必不是便利的機緣篤生把這種想像當做唯一的安慰拏來去度那被戀愛所苦的日子的

這一天他向碧環椅上那邊看去近來碧環那光澤可愛的臉居然能够若無其事的回看男人了……這反使篤生很不安……篤生正在呆想忽然小使送過來一封信說有客來見發信人是他的舊友開封一讀方知有一位內地某

報館的記者某君來此謀事特地介紹前來會面最好在本館替他弄個位置篤生讀完了信說道又是個謀事的人真討厭沒法且叫他到應接室坐一下能小使退了下去他本沒有事故意吸一支烟就擱些時候方始下樓到應接室中通了姓名在近門的椅上坐下那反對方面對壁凝視着的那位青年急急彈簧似的從椅上立起來殷勤行禮也通了姓名又說在貴忙之時過來討厭實在抱歉青年直立着一口氣的說完就閉口不語了好像應當說的話預備得很多不過篤生不答他一句他總說不下去篤生此時先叫他坐下然後宛如到商場中去買物一般把眼前的品物來打量一番此人年約二十七八身材瘦小神氣很堅決老實眉毛極濃頭髮分開着細軟如女子頭頸極短髩鬍在路上要抵抗背後吹來的寒風後頭部縮在領中下顎倒反對的向着上外貌雖很溫順內心實在很不鎮靜一雙眼睛只是四面亂瞧來謀事的青年初次見面時往往有這種姿態然而篤生仍舊與平日一樣的用冷淡態度應對把不得要領的回答趕他動身算是自己一種義務就說道書信看過了我們這裏也很想多用年輕而能夠勞動的人怎奈目下並無空缺到要添人時再來通知罷說罷又問了二三句什麼在內地報館登了幾年什麼在那邊爲何分手的什麼幾時到這裏來的青年殷勤回

答他也不過表示一種聽聽的好意罷了青年在那對答這些質問之際也想像着或者篤生突然高興說出『那麼明日請你到此任事』的話來也論不定所以只管把內地報館的內幕和他對於辦報的意見在那裏滔滔不絕的說篤生起初還點點頭與他作談話對手咧後來漸漸無味念頭又到樓上編輯室中紀碧環身上了紀碧環不知他正在做些何事纖纖白手在那裏執着紅筆校對麼還是與那些年輕男記者在那裏談笑麼這時候青年也覺得篤生不很注意便曉得多留在此也無益即道實在驚擾此後如有機會務請吹噓說着急急忙忙告辭而去

孟篤生送了青年出去回到樓上編輯室中第一先要緊向碧環看去那知碧環椅子旁邊有一個叫做丁紫香的記者靠在他桌上正與碧環在那裏談什麼孟篤生怎麼不着急便走過去聽聽他們二人的問答方知丁紫香因着下星期四編輯部員全體開的聚餐會要勸碧環出席只聽得紫香說星期四下午六點鐘一定要請你到的碧環答道那種要喝酒的會我實在怕到紫香又道不來勸你喝酒就是了這一次必須要你到會大家都很歡迎的這時候碧環便低着頭强作笑容很含羞的答道實不相瞞我赴這種宴會竟沒有好的衣服丁紫香仍舊熱心勸着道衣服打什麼緊呢你上一次遊園時穿的一件很好了別推托罷

紫香正在說話見篤生走近便無意味的笑笑說孟先生這一次宴會不是非請他到場不可麼篤生便立刻利用了這個機會靠近碧環說一定要你到的沒有衣服把我的借給你如何篤生說了一句戲言碧環還是很覺羞恥低頭不語篤生無話可續便回到自己椅上去了但是這一來並不使篤生不快反使他增加勇氣當是一種什麼料想不到的幸福的暗示咧暗道這麼年紀無非只是羞恥非從我這裏前進不可想罷自己連連點頭

這一天篤生回去時已不早第二天早晨起來趕到街上在老九章買了一件鐵機緞的女衣料再雇車子赴長康里他打算突然到紀碧環家裏去一來看看他家庭狀況二來贈一件衣料給他要得他的歡心篤生昨夜暗想我突然過去贈他很貴的東西萬一他父母極古板恐怕不肯受的但是我既打定了這個念頭總得要去走一逿或者因着主任先生贈給部下的意思很歡喜的肯受也論不定想時他已翻閱館員通信錄曉得紀碧環住長康里三弄所以此刻記着地名雇車前去一到那裏走進弄去地上又濕又髒也不曉得他的門牌問了幾個人仍不明白摸了一回好容易見一家門上有一個紀字他便立在門前叩門只見對門有一共同自來水口一個白髮老婦正在那裏洗衣水聲很響恐怕把敲門聲罩過裏面竟不

聽得他一想這老婦莫非是碧環的母親麼頓時覺得這老婦十分可憐特地回過頭去不去瞧他篤生又連叩數聲方始聽得裏頭有足音趕出來急急開門篤生一看果然是碧環此時心中又是不安又是歡喜笑着說道突然奉訪冒昧得很碧環一時呆立着幾乎想不出怎麼辦纔好一回兒纔想出把他領到裏頭去坐一家人剛吃完午飯將完未完的父親慌忙收拾開桌上母親也急從竈下出來揩去桌上飯粒魚骨篤生見不是自來水旁邊洗衣的可憐老婦倒安心些了碧環就在父母耳畔低聲說明篤生的身分二人立刻很恭敬的過來照呼并且說女孩子多虧先生照應篤生做出一副很親熱的神氣來道說那裏話來館中人手不多令愛很能出力今天我差不多是來登門道謝的篤生這麼一說二老便與他一樣樣談起來原來他父親是在某醫院掛號的上半天很忙夫婦之間除碧環外還有一個今年十五歲的兒子剛從國民小學畢業近來正打算叫他去充學徒咧篤生聽了這些話再目擊着碧環一家生活窮迫就覺得他自己一向秘藏在胸中的空想倒容易實現咧此刻他與二人談話一壁看着碧環更形親熱眞不像與他父母是初次見面了約摸談了將近一點鐘光景篤生就取出帶來的衣料來說這一點東西只好算是報酬碧環姑娘平日辛苦的禮物他父母一見

居然不出篤生所料很堅決的謝絕篤生無法後來竟用命令的留在他家而退他走在路上暗想今天總算如了願了篤生黑暗的慾望突然在他心裏生了根咧

星期四晚上在某館中開編輯員大宴會孟篤生先把公事辦完急急去修了面即忙赴會樓上一間大房間中數十個編輯員已經入座總主筆陳先生趕過來照呼他在衆人背後擦身過去坐在陳先生旁邊一個位上向四邊一看要瞧瞧碧環在那裏只見他仍舊穿着一件舊衣很拘束的縮在一隅孟篤生暗暗不解爲什麼他不把那鐵機緞製的一件新衣服來穿穿呢自己的坐位又與碧環坐位相隔太遠未免沒趣不過碧環居然肯到會也可以叫篤生喜歡咧暗忖這多數男子中誰曉得只有我一人臉上雖若無其事實則最能夠近他想到這裏臉上自然微微笑着引頜渴望着幸福或者今夜就要落在我面前也論不定的陳先生的演說一完大家便舉杯暢飲總主筆陳先生和緊要新聞部主任蔣先生地方新聞部主任孟篤生等重要人物各人都去敬他們幾杯篤生雖愛酒可不能多飲今天被他們多勸了幾杯竟醉了靠在椅上呆看望望碧環都被那一帶坐着的人混着眼前物象很看不清楚要把視線射在一定的地方眼睛又糊塗了一壁聽着人聲雜亂一壁身體也動不動成了半無意識狀態咧

打了九下鐘住得遠的陸續歸家孟篤生方始睜開眼睛立將起來還有幾個有興的尚在那裏猜拳重要人物大半已回去篤生便正正衣襟退出菜館來向電車路口走去不料瞥見自己前面那紀碧環徐徐的步行着他暗暗喜道這不是好機會麼即忙高聲呼碧環碧環回過頭來見是篤生便殷勤行禮恭恭敬敬做出對長上的禮貌來篤生說回去麼女人家這種宴會是沒有什麼趣味的碧環答道是啊要勸人吃酒這就不慣了篤生就有一點兒嫉妒心說那眞不行誰來勸你吃酒的碧環搖頭道今天是並沒有人要我吃酒此時電車路上很亮的電燈光射在二人足部篤生暗想要在未走到停車站以前先把我的事情辦完纔是這也不是他此刻突然想得的乃是早早就計畫着的第一步辦法便啟口道碧環姑娘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談明天旁晚如果有暇我們在那裏會一會罷碧環一時不明白他什麼意思便搖頭對他看着說道是了並不知是什麼事情篤生即道沒有什麼不過打算託你幫着做一件事那麼明晚六點鐘你在公園的門口等我能談這麼二三十分鐘也可以完咧千萬別忘了篤生與碧環約定時二人已走到停車處的紅燈下大家默默等候電車到來篤生一想要把明天的約圓滿成就必須更要使碧環知道我的好意纔是行了有了我有一個妙法在此他卽

在懷中摸出一張五圓鈔票來說道你去買一點裏子料把那一件衣服做完成了罷說畢將鈔票强塞在碧環手中

明天篤生見碧環椅上已空着自己也趕緊出館乘電車赴公園去這時候恰是各公司辦事完畢的時刻電車中擠得身體也動不動篤生握着吊革呆呆觀看窗外往來的人在那裏預想今天密會的結果碧環能夠聽我的話把他全身之愛獻與我麼可惜年紀差了二十多歲並且我是有妻室的人自然只能作妾不過我一向愛慕着他他未必有什麼意思……想到這裏不覺悲上心來差不多可以看破咧然而又想他家裏很窮究竟將來難得到體面的夫壻況且他年紀已及時一定明白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答應我的……他推測到這裏又生出一種歡樂的想像來了篤生也不必求碧環是個溫順貞淑的女子不知怎樣只是暗暗希望他要是個淫蕩多情的女子纔好下了電車步行到公園門口碧環果然呆呆立在那裏等他篤生忙道呀累你久待了碧環說也還不過十分鐘篤生陪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們一同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罷篤生說完就在前領路碧環跟在後面說道飯我不要吃碧環好像是回家去過一趟的咧在館中穿的一件背心已脫去了今天朝晨塗的粉大半已退臉上露出許多雀斑來頭髮也被風吹亂垂些在耳旁了突

然將篤生一片可愛之心差不多要變成可憐之意把他的興味減殺了不少即道不過立着總不能談話還是到什麽小館子裏去一壁休息一壁談罷碧環道這可不必客氣了不知到底有何貴幹碧環這時候說得很簡潔已把足步停止了篤生說沒法咧那麽我們只得且走且談了實在因爲近來我細細把你將來的事想過……說時看看碧環的側面只見他好像身體上有什麽痛苦似的緊閉着口額上畧帶皺紋眼睛俯視着足上顏面全體的表情大有阻礙篤生說話的神氣很覺端嚴冷酷篤生此刻又不能中止咧再說道你年紀已長大只管在那報館中有什麽出頭所以想我來接受你過去永遠的照料你租了一所房子你若進女學校求學我也可以如你的願你父母的生活也應當由我來供給你若恐怕我花言巧語欺騙了你將來要把你半途拋棄那是在我今日的地位上今日的名譽上决不會的碧環仍舊是低着頭小聲問道那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篤生說總之今後我可以擔任照料你一切使你安樂度日你只消肯受我的愛情就好了我自然不是求一時快樂說出這些話來的一生一世永不會拋撇你儘可以對天發誓我的妻年紀旣比我大又是時常有病的所以倘使他一朝有什麽變故就能夠將你扶正由你當家的……說到這裏一定要回答些什麽了篤生

這麼一想便將話頭打斷對碧環看時他人影兒似的足聲也沒有的走着兩手掩在臉上他竟哭咧篤生一種失望的預感把胸頭顫動便重新換一個語氣問道你做什麼難道你的將來已經定奪了麼這時候碧環低着頭輕輕點點篤生自然更意外的吃驚歇了一下碧環方始用泣聲答道我不久就要結婚了篤生急急問道與什麼人到底是誰是館中的人麼爲生被劇烈的嫉妬一刺激記憶中便混亂的喚起那些平日與碧環較爲親近的年輕記者們來很想此刻在碧環面前出出那人的醜所以乘着怒氣在碧環耳畔逼着道是誰快說出姓名來碧環卽忙止了哭泣在那潮濕的睫毛間睨視着篤生臉上說這又何必說出姓名來呢篤生憤憤道不說也好待我直接去問你父母碧環說你也不用把父母來嚇我我們是父母早已允許了纔訂婚的篤生焦急道那麼是誰快說快說碧環道我說出來便了不過我明天起就不到館咧此人非別就是黃錫九篤生道原來是黃錫九畜生……這黃錫九乃是一年前篤生介紹入館的年輕記者篤生想不到此人舉動上裝得很規矩竟有這種事的一時咬牙切齒的恨起來正想用幾句什麼說話當場來將碧環羞辱一場那知碧環一壁哭着說太豈有此理一壁拋着他獨自往電車路口趕去咧

翌日裝做無事照常到館暗忖碧

環昨夜雖那麼樣的說倘使他突然退職到底一時謀不到餬口之事生活上就要受窘的篤生如此想着只是等候碧環出現在那邊的椅子上來碧環走進編輯室來必定要對我聽一聽的我便把昨夜之事當做一時兒戲一般預備對他回看一下不料等候了三四點鐘竟不見他到來連離他二三個位子的黃錫九那椅子也空着夜裏小使送進來一封信信封上正是碧環筆跡急急開封裏頭是一張五圓鈔票一紙短信信中大略說『我與黃錫九從今天起辭職二人使去做成一個家庭黃錫九身分教育雖不及你他實是眞心愛我娶我爲妻很光明正大與你那種行爲齷齪的人大大不同前夜的五圓特地附上還有那一件衣料留着未動今天已由郵局寄奉我父母也說想不到是一個沒廉恥的人我連你的面也不願見了爲我將來家庭的名譽與平和起見希望決不要有與你再見的機會』篤生看了臉上火也似的紅着暗道好一封無禮的信我竟被那種人侮蔑有麼想能書信撕得粉碎到後來編輯員到齊不見黃紀二人大家談論之時篤生所受的侮蔑與失望更增大了幾倍很覺羞恥恨不得要哭出來咧暗道倒不料是個極方正的女子又想最好能夠做成一個與他再會一會的機會由我眞心的去向他謝罪

到排字先生立在他桌前取稿時

## 女校對員

他何等的苦楚那裏有心勸筆總算是他二十年間記者生活中從來未有的最不愉快日子了差不多像他正在打着一件把他的努力與勤勉也難打勝的大物一般又如支持他未來生活上希望的大柱已經倒下來咧他要壓住自己憤憤之氣便緊緊握着拳頭一副不快的臉向四邊環視着那些部下的年輕記者與小使們這一天瞧了他的神氣竟不敢走近篇生旁邊

## 一星期中之偉人行動　（芬意）

王士珍入公府大跳。說調人不再做。只好由他自然。與東海抱頭大哭。

法官到中央醫院就訊潘復。潘復裝做呼吸不靈。無結果。

王承斌說。奉係娘家。直係婆家。均難左袒。只好不起。

內務部組織索薪團共八百人。次長爲團長。會計爲團副。直奔財政部來。



# 土販

馬二先生

從某處口外駛進來一隻從大連來的輪船漸駛漸慢看看要靠埠頭了那船越是緩緩的動彷彿有意使那船上的旅客們着急似的一個個差不多都擠到艙面上明顯的地方來伸着頭向岸上望恨不得一跳就下船去然而那船却依然祇管慢騰騰地向碼頭走近

張三猷也是船上的一個三等艙的旅客他衔着一根旱烟袋抱着他自己的那兩件行李祇有一捻被褥一隻小而舊的網籃也向岸上望他心中祇是驚喜讚嘆

『好高大的房子啊有多麼整齊好看但是這種好地方無論做什麼事總可以多賺錢祇怕不容易啊既已來了應該硬着頭皮去碰一碰機會看祇是下船後應該先到那裏呢』

他正獨自思索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定猛然肩上有人一拍連忙看時却認得是同船的一個旅客叫李得標忙點頭說

『李大哥做什麼』

『你下了船到那裏去呢』李問。

『我還未定呢打算先找一個小客棧住下再去找朋友』張答。

『如此咱們同住一處好不好』李問。

『那有什麽不好呢』張笑答李又附耳小聲說

『有一件小事和你商量並且與你也有些好處不知你肯不肯』

『什麽事啊』張問。

『有一隻網籃我們因爲行李多了不便帶請你擱在你的行李一起帶下船到了客棧裏再交給我』李又低聲說

『這又有什麽不肯呢大家都是朋友』李見他允許了立刻命一個伙伴把一隻很大的網籃移了過來放在他的行李一起他想往裏挪一挪不料却很是沉重失聲說

『啊呀分量這樣重這裏頭裝的是什麽』

『不過是些零碎東西還有幾件磁器罷了』

李一面說又掏出一塊錢遞到他手中附耳說

『這留做車錢罷』

張待推辭李已走開祇得罷了守着三件行李依然向岸上看那船却已差不多靠着碼頭只見一窩蜂般擁上一羣人們來大呼小叫着却不知爲了何事他却吃了一嚇他定了定神看着三件東西兩隻手委實拏不了正自沒有法却又走來三個人一個彷

彿水兵似的打扮立在他面前打量了一下便踢踢那隻大網籃跟來的那兩個人便蹲下身去向籃上嗅了幾嗅問他道

『這是你的東西嗎』

『是朋友托我帶的』張答

那水手打扮的聽了便吩咐那兩個人說

『走帶着一同走』

於是那兩個人分携了三件行李一個却拉了他一隻胳臂一齊向船下走來他兀自莫明其妙

剛剛下了船却遇見兩名警察那水兵似的人不知向前說了兩句什麽又轉身一招手兩個警察走過來抓住了他那兩個扛了行李一齊又走那水兵似的人已自去了他心中疑惑因大着膽向警察問

『究竟什麽事啊我犯了什麽罪了』

『私帶這些煙土還說犯了什麽罪』一個警察說

『那是朋友托帶的並不是我的東西』張分辯

『你的那朋友呢』又一個警察問

『我不知道他那裏去了』張答

『你別問他他裝混呢』一個警察向那一個警察說又對他冷笑說『走罷到局中去說罷』

他此時不敢再說了不多時到了警察局了也是一所很高大的房子但是却把他關在一間小屋中彷彿鴿籠又似裝洋鼠的木匣一般其中却已先有好

幾個人了他因爲語言不通不能與那小屋內的同伴們說話心中却又愁又怕又不明白

過了不多時有一個警察來帶了他一個出來引到一間很大的屋子裏只見屋中一張很大的長方桌桌傍椅子上坐了一位警察官問道

『你叫什麼』

『我叫張三獃』張答

『爲什麼帶這許多煙土』警官又問

他此時得了機會了連忙把以往在船上所遇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懇求饒恕那警官聽了點頭道

『哦你是初次出門上了別人的當了這也難怪但是你知道帶這許多煙土送到檢察廳中至少



也要罰你幾百兩銀子你有沒有呢』

『大老爺明鑒我是一個窮人那有許多銀子』張哀告

『但是法律如此這有什麼法子呢也罷我姑念你這個人還是個老實人上了別人的當怪可憐的敎給你一個乖罷明天送到廳裏時你祇說帶了一小塊土不要說帶一網籃煙土那你就罰不起了至少也要定十年廿年的監禁豈不誤了你的生意事情你祇說帶一小塊土祇不過罰幾塊錢或是押上幾天也就完了你明白嗎』警官用很和藹的樣子向他說『多謝大老爺我就照這樣說罷』張很感激

『帶他下去』警官吩咐又叮囑說『須記住了只說帶一小塊土說多了時你自己吃苦』

第二天他果然到了檢察廳祇認帶了一小塊土受了五日刑期的押禁滿了刑期他恢復了自由領了他原來的兩件行李被褥捲和那雙舊而小的網籃自去尋覓生活去了

一個月之後在一個浴堂中有一位洗澡的客與一個新來的堂倌談話那客人說

『我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老朋友你幾時到這裏來的』

『我自從在船上被警察……』堂倌剛說了半句

『那件事我早已知道了快不必說罷很對不住你明天我請你喝酒』客說

『不敢不敢』堂倌笑着謙謝

『老朋友依舊是老朋友你還是張三歎我還是李得標當初同船時咱們是朋友怎的你當了澡堂裏的伙計我便不應請你嗎』客說着很急激

張三歎便是那新來的堂倌笑着答應了到了次日中晌他們二人果然到了一處小酒館內李得標叫了許多酒菜向張三歎說

『上次連累了你很對不住我因爲事忙也不曾去打聽後來知道你已出來了祇不知道你住在那裏

『上次幸虧遇見那位警察老爺還好肯照應窮

人教了我一個乖祇押了五天就出來了』張喝着酒說着甚得意

『教你什麼乖』李問張把那以前警官所囑的話說了一遍李聽了冷笑說

『這是他們的老規矩罷了』張不懂再問李又解說

『他教你少說些只說帶一小塊土那麼那一大籃土到那裏去了呢還不是他們從中吞沒下來變錢用嗎假使你若說是帶了一籃土那麼全數都得呈上法庭他們便沒有什麼好處了這是他們捉私土的一筆大進欵老規矩你當他眞是可憐你嗎』

『哦』張恍然大悟又問『那一次你不是折本錢了嗎』

『不瞞你說我們每次帶的東西都分作幾起放着防着被人瞧見那次托你帶上去的也不過一小分罷了那裏會折本呢』李一面說一面喝酒當下二人酒飯用畢李會了賬又取出二十元鈔票塞向張的衣袋中說

『這一點小意思留個朋友交情罷』張欲待推辭李却不顧祇道了聲

『再會』頭也不回的去了

# 一袋米

引平

慘淡的夕陽沒精打采的映着一排三間草屋屋前一塊麥田面積約摸有三四畝一半已成白地一半還長着麥青透出土面四五寸高披上灰色的夕陽在微風裏顫動似乎說道快了我們的末日也要到了

這時門外有個五六歲的小孩子手裏拾了些草葉和樹枝一面進門一面喊道娘啊我餓了爸爸怎麼還不回來趙媽媽家裏早煮好夜飯了

『好孩子別着慌你爸爸快回來了押掉衣服就許有米你早間不是已經吃了個餑餑麼我到這時還沒……』說到這裏已變做嗚咽的聲調再也聽不清楚便見一個蓬頭的婦人一手彈着眼淚一手携了小孩子跨出門外淚眼模糊的向一條小路盡頭呆呆瞭望那時太陽已躲在地平線下遠處人家都生了火天空裏也辨出星光却是不大清楚小孩一眼看出一條黑影像一個人掮着什麼沈重的物件遠遠站着立地喊道米袋米袋爸爸爸爸：喊了幾聲黑影全然不動一陣風過來點了一點頭

『癡孩子別喊了那不是一棵小樹』婦人說道話又嘆口氣帶了

# 一袋米

小孩子走進屋裏燃起燈來半明半昧的光線中看出許多破布敗絮壞蓆零碎的鑪鐵攤滿了地上收拾了一陣裝在一個大竹籃裏對着小孩子說道『好了有這一籃的破布說不定可換得一升二升的米哩』小孩一聽果然歡喜起來幫着伊掃淨了地伊又到門外割下許多麥青和了些麩糠煮起一鍋粥這算他們惟一的食品他們預計這塊麥青一天一餐也支持不到兩個月所以伊常常愁哭說麥青吃完了又怎樣呢

伊剛捧了碗要吃陡然聽出一路脚步聲自遠而近小孩眼快早瞧道爸爸回來了這時門外跑進一個中年男子放下袋便把門死緊的關上驚惶急遽的神情全都在他臉上表示出來伊看了也吃一驚忙問怎樣⋯⋯爲什麽⋯⋯

他坐一條木櫈上喘做一團說不出什麽兩眼釘準了布袋臉上漸漸有了喜色伊看那布袋像很沈重打開一看不由的也笑起來兩

二

人對瞅着歡笑倒把小孩子笑糊塗了忍不住跳下來一看喜得他不住頓脚連連嚷道米、米、一袋的米滑的一聲小孩子早吃了一個耳光便道嚷什麽還不給我搬進去他說這話喘吁吁的滿臉怒容却又帶了驚怖的色彩

小孩撅着嘴捧住他母親的腿看看要哭伊也吃禁嚇住了撫摩了一下連忙推開他一手把米袋拖進房去

他這時定一定神把一捲衣服拿

出帶笑說道你瞧該應你還收起來伊看了着實驚訝說奇了衣服沒押掉怎麼反得到許多米呢

他捧起一碗粥一面喝一面笑道你那裏知道本來這幾件衣服都是半新不舊通街跑轉了押不出一個錢說到這裏又嘆口氣接連喝了幾大口粥面前放着一小杯的鹽……這便是他們惟一的飯菜……把竹筯攤了一攤呼呼的又喝下去幾口透一透氣接着說道那時我心焦的了不得可巧路中碰見了一羣的人東園上趙大也在內他一把拖住說你慢跑我們打齊夥兒弄點米來你通不知道公義興店裏又要裝米出口嗎聽說有四百石呢他們只顧賺錢不顧我們熬餓誰派定是餓死的我們可也不能顧他的血本了我發了一會怔只得跟了走那時越聚越多何止千人遠遠看見河邊靠着十多號駁船滿裝了雪白的米大家一看眼都紅了不由分說……

這時只聽得敲門聲道王有福在家麼他一聽有人叫門又喊着他的名字立刻把話頭剪斷兩眼發直放下粥碗大氣也不敢透接着又是通的一聲惡很很的喊着……開門

伊不知是什麼人忙把門開了原來是兩個巡警一個背着槍一個提了一盞燈四面照了一照衝着他哼了一聲說『好不想你還在家』他臉上頓時現了灰白色嘴裏一口粥還沒嚥下只問了一聲『做什麼』一疊連便是幾個耳

撾把一口粥打的水箭般噴出

『你自己做的事你還不知道麼』說罷兩人橫拖倒洩的拉了出去伊嚇的一句話說不出又摸不着頭腦小孩子哭着不吃飯了隨着他母親趕到門外看他們吆吆喝喝押着走了燈光已遠隱約還聽得一種哀懇可憐的聲調說你二位做好事救救我罷我也是沒法啊

伊這時心中佈滿了恐懼和憂愁含着兩泡眼淚看看燈光不見了一側頭那麥田裏陡然竄出一個人來伊嚇一跳再一瞧原來便是趙大衣襟上通是汚泥

『趙大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伊這樣急促的問立地要聽個分明

『什麼事不過搶米罷了究竟沒殺人算不上死罪搶的人多呢是他第一個上船偏給這巡士訪問到了這也不過借此嚇威一下終不成一輩子不放他出來顛倒養他老你不放心我給你探聽個下落』趙大說罷趕向前去

伊這時聽明白了伊那知什麼公理什麼犯罪不犯罪只道給巡警局拘留起來準是不了可憐這顆心比什麼戳着都痛想起那一袋米禁不住一陣子傷心嗚嗚的哭出來了

◎◎◎◎◎◎◎◎◎◎◎◎◎◎◎◎◎◎

# 小說雜談

〔哲理太深。文字晦澀的小說。看了有些使人頭痛。但是一覽無餘。味同嚼蠟的小說。也非佳品。我的意思。小說不論文言白話。小說的書面上。只能說三分之二的話。其餘那三分之一。要含着不露。蘊在內。言在外。留給閱者咀嚼的餘地。大家為什麼說



# 交易所現形記（十）

老主顧記述

## 第五回　蕩產喪生名醫末路　停辛佇苦賬席抗顏

拭圭聽了便把一肚子的牢騷傾筐而出他說道陳先生啊你們這個交易所的名字還是我給你們題的開了幕也不派我一個事情做做倒也罷了這裏你名下的職務不該也教我來代勞啊代勞也要有代勞權利才行怎的盡了義務沒權利享麼老實說這裏的事情我趁你不在這裏要作弊也容易得很可是我從來也沒作過弊作弊是對不住謙伯先生的我自從舊年三月裏支那交易所開幕了以後一直到現在那一件事不曾給你做那一件事拆過你爛污自問從來沒有一件事情對你不住啊今天這筆佣錢我所以獨個子上袋因為這樁生

石頭記好。石頭記的好處。正是咀嚼的意味。比別的小說豐富。如今的新出版小說。我雖不敢武斷說『耐人尋味』的著作沒有。不過可以咀可以嚼的是居少數。罷不信。請各位大小說家。自家咀嚼咀嚼。看其味何如。

（琴樓）

---

口童話和小說。又是兩件東西。童話是越淺顯。越單純。越好。小說是越含蓄。越曲折。越有趣。童話

---

意完全是我兜攬得來的。當然要全份歸我。誰也輪不到分一個錢。其實你山珍海味也吃慣了的。何苦再來擘這裏的蟹脚呢。我既然上了袋賭咒也不分給你的了。你一定要擘我的蟹脚。我情願辭職。佩霞道。辭職麼。辭職以後。你往那裏去。拭圭道。辭職了不見得便沒飯吃呢。佩霞起初以爲自己是副買辦。他是下屬。不怕他不嘔出來。誰知他竟突如其來的搶白了一頓。心中大怒。氣得臉色變青。半晌說不出話來。拭圭見他開不出口。又乘着一鼓意氣道。陳先生。你休得拿副買辦的嘴臉嚇人。你回府去嚇嚇世兄罷。你在此地所做的事情。無論大小。別人都瞞得過。那鼻瞞得過我。你要是客氣。大家沒話說。要是無禮。到我身上來。我也不是好惹的。你斟酌斟酌罷。佩霞聽了。氣得發昏。仔細一想。果然他是利害。不能與他作眞。要是鬧翻了。準有一場是非。好漢不吃眼前虧。我也不來與你多說多話了。便問拭圭道。那麼依你的意思怎

作用•不外給兒童一個智識•或則增兒童一點興味•小說的功用•包含得很廣•不僅這兩點而已•他能引導社會•改造思想•他的力量很大•如今有一般作者•以童話的態度來撰小說•在他的意思•無非要想假極淺顯單純的途徑•表明他最幽渺高尚的哲理•可是缺乏了小說的精神和文學的美感•往往減少了閱者的信仰•誤認他是單純的『童話』了•豈不可惜•(琴樓)

樣呢拭圭道依我的意思我就要辭職了好得我的賬既不作弊自然推得開推得攏隨便什麼時候可以移交的你趕緊找新賬房來罷佩霞道你既然要走我要關照聲謙伯的你在這裏原是他委任你的其實你應當去向謙伯辭職我是不能作主咧拭圭道既然你怕擔鄭重我就自向謙伯辭職便了說罷收拾收拾好賬簿銀洋戴上帽子就出去了跑到海甯路謙伯家裏謙伯剛從裏面走出跳上汽車要到呂月齋家裏去被拭圭拖住謙伯忙問有什麼要事你來作甚拭圭道裏面坐坐有要言談咧謙伯就下車與他一同進去在書房中坐下僕人送過茶退出謙伯問道究竟有什麼要言快說罷拭圭道我要辭職了無論如何一定要辭職了謙伯詫異道你好好的為何辭職啊許多人都說你冒失現在你忽然辭職也不說出辭職的緣由氣鼓鼓的做什麼真是冒失得很拭圭道我因為心裏有許多事情都不能使我滿意所

□做中國社會小說的作者有一種極大的劣性根●就是『保守主義』太濃厚●無論說一件什麼事總是說『舊』的好●每每露出許多憑弔歔欷不惜反覆證明舊之可貴●對於『新』的事物器具以及交際禮儀●全加些諷刺的意味和非難的態度●種種表示『新』之不滿人意●不足重在作者的意見●也不過是迎合閱者保守的心理●可是

以決定辭職了謙伯道什麼事不滿意呢可是嫌薪水小麼一個少年人志氣果然要向上可是也不能太性急的就是性急也沒用啊拭圭道薪水小並不打緊我最不滿意的就是陳佩葭先生他自己做了理事公司裏事情一些兒不管都推在我身上大家見我如此好像兼做副買辦面子很好其實辛苦非常所以一定要辭職了再不辭職我的身體是支持不下了謙伯笑道你在我這裏做事已經八九年了大家直心直肚腸沒生過意見你弄賬目也清楚得很從沒掉過鎗花所以我很契重你現在佩葭到交易所辦事是我託他代理一切的我本想也請你到交易所裏幇幇忙的後來一想保險公司不能無人照管少不得你所以躊躇了下來委實抱歉得很既然如此從下月份起多支一份夫馬費罷夫馬費也照你月薪八十元計算分紅的時候再給你特別支配仍舊請你委屈些總算是幇我忙的交易所呢不瞞你說也

無影無形中更種下社會頑固性根。中國新事業的沒進步。這種『舊』思想由小說灌輸進去的也不少。我的意思。很願意小說家從這一點上略注意些。不要死命的認『保守』是一種極好的根性。　（琴樓）。。

【白話文字貴能簡鍊。最怕拖沓。而最易犯的毛病亦正是拖沓。嘗見一白話小說作者敘述一般婦女罵人。把『什麼小烏龜。

---

並沒什麼特別的利益。要想撈括些。除非也做賣買。可是照規則是所員辦事人不得在本市場做買賣。查出來輕則罰薪。重則斥退。這層雖是打官話。並沒實行過的。但是要做買賣。也要犯了本錢去扳的啊。是輸是贏。那有什麼把握。就是有人在裏面操縱。也很秘密。不見得肯告訴你。連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底細呢。我與你雖然是賓主。却似自己弟兄一般。這些都是實話。並不騙你。勸你對於交易所三字。千萬不要存在心裏希望進去發財。我發起這交易所的本意。原以平準價格。流通貨物為宗旨。現在却變了賭場。那裏是我意料之中所想得到的麼。這句話除了現在和你說了以外。從來也沒和別人談過。外面許多人罵交易所。都罵我。郁洪伯倒成了衆矢之的了。我也有一肚子牢騷沒處發洩呢。雖然現在本所股已漲到一百八十三元。表面上似乎很可以樂觀。骨子裏却像一個人虛腫。並不是強壯肥胖啊。這句話也沒向人

小殺千刀・小浮尸・小短命・小殺坯・小强盜・小死人・小鬼・小賊』都寫出來了・這種語言・也居然入得白話文字中・眞可謂爲白話文字的大不幸・（馬二）

---

口胡適之說『白話文學有什麽說什麽』・這句話・流弊極多・假使有一位崇奉胡先生這句話的人・要想描寫街巷中吵嘴的一件事情・却把那些汚穢不堪的字面・都塡滿了紙上・不知胡

---

說過因你是我的心腹所以與你談談望你也不要到外面去講外面的人雖然一方面罵一方面却在那裏爭購支那股咧那最討厭的就是平言報別人家報上雖然也有反對交易所的論調都沒得平言報罵得利害平言報的經理朱鐵錚眞沒情誼他的內兄也在華太保險公司做事却如此無情好幾次託人來通過關節我沒睬他這幾天他格外罵得起勁了你瞧見過麽拭圭道我瞧見過的委實把你攻擊得體無完膚呢朱鐵錚的內兄許介眉在公司裏辦事很好倒不像他妹夫鐵錚我也認識的那天有個朋友請客同席閑談了一陣他却沒談起交易所三字我提及了他總颺開去不知是什麽意思我想他見我沒進交易所以爲我與你感情不很融洽或者你不信任我的所以他並不談起也論不定呢謙伯道其實我並沒不信任你啊拭圭道這原是他揣測之詞謙伯道總而言之我對於你無論什麽事都很信任不

先生還能承認他是一個白話文學的作者不能•(馬二)

口林琴南所譯之偵探小說中有『拂袖而起』一句•會有人挑剔出來•問『不知這位偵探所穿的是劍橋大學的禮服呢•還是中國式的方袖馬褂呢•』此問甚謔•其實林先生而外•此稱小說家•却尚大有其人•曾見某小說中•叙述西洋女子家居景況•竟有『他從被中探出身來•

---

拉你到交易所裏去的緣故我已說過了華大保險公司的事務仍舊請你幫忙不過委屈些大才以後有好的機會我總替你設法請你千萬不要存芥蒂有什麼事只管向我說大家開誠布公豈不好麼現在呂月齋約我去談一件事我要去了你也回公司罷拭圭道你一番懇摯之言鐵石人聽了也要感動的況且我能有今日之下也都是你一手提拔起來自然應當給你效勞不該拘執成見可是我近來在華大保險公司委實受了許多刺激不願再幹以後再報答知遇之恩罷一切賬目銀欵我已收拾清楚就請你派人接收罷謙伯很懇切道拭圭你太拘執了我已與你說過無論什麼事總瞧我臉上幫我的忙我自己手下的朋友以及親戚友朋要薦來做事的人不計其數抽調一個人來接你的手也容易得很不過我與你相處多年總還有一些感情所以不忍你這大才到別處去你辭了職究竟別處有沒有事有高就

隨意喝了幾口咖啡」的話。也不知這位西方美人。還是牀頭上開着一爿咖啡店呢。還是桌上燉着一隻燒炭基的咖啡壺呢。

（馬二）

□我讀小說。對於新式的譯品。却不愛看。因爲他敘述的情形。總有些生梗。再加上原樣不動。文字冗拖。所以更有不能卒讀之勢……貴刊不大採取譯稿。最好就是選入。也要注意本國讀

自然最好。要是沒有。我更對你不住了。拭圭道。有是有一件事情。也算不得怎樣高。謙伯道。怎麼事呢。拭圭道。就是呂月齋組織的大華銀行不是下月就要開幕了麼。月齋是我先嚴的至好朋友。從小就喜歡我的。此次組織銀行。他被選爲董事長。聘定何松濤爲經理。副經理一席還沒有人。他就提拔我去充任。我已應允了。謙伯道。怪不得前天他與我談起用人問題。意思之間。似乎很屬望於你。在我面上露了一些口風。我今天原想去與他談談。把你介紹與他。不料你們早已接洽好了。既然如此。我不便委屈你了。你到了大華銀行以後。有空功夫。仍舊請你到保險公司來指教指教。拭圭道。怎敢怎敢。我却一定要請你指教的。謙伯道。那麼你去預備預備。一兩天內。我就派人來接手便了。拭圭道。使得。說罷。便告辭而去。過了兩天。謙伯果然命人與他辦移交。這人就是許介眉。有好些人勸謙伯道。介眉是朱鐵錚的親戚。鐵錚如此焉

者情況。新小說要新他的意思。不可取新他的形式。這雖是我個人的私見實在我許多好看小說的朋友也多主張如此。

（無。盧。生。）

---

□讀了『第四期誰是我的親愛?』覺得天恨生的按語是不十分準確的。因爲致遠的愛妻。是由他的母親做主訂婚的。若是致遠能夠澈底主張自由。那末在所傳說的『才貌雙全性

---

你你千萬信任不得介眉啊謙伯笑道介眉人很誠實勤謹倒不像他妹夫所以我把他升做總賬房以資熟手免得換新的人來沒下處手鐵錚的事與他不相干的大家見說不進話也就噤若寒蟬了拭圭一面交卸了保險公司的職務一面就去接手大華銀行副經理的事情開幕了以後都靠支那交易所經紀人的往來生意倒很發達後來經理何松濤因爲做了公債交易所常務理事不暇兼顧所以辭職拭圭就升爲總經理這是後話當時拭圭做了副經理被朱鐵錚知道連忙來祝賀道喜一面就託他把自己的宗旨與希望轉達與謙伯要想支那交易所津貼幾個錢與平言報館並聲明上次在報上冒犯都是主筆先生個人的頑意不能算眞正的輿論我對於郁先生着實抱歉現在已把主筆先生解職以後決不再鹵莽了列位這事第三回中業已略略表過現在拭圭一想落得應允好譬兩隻蟹脚受用受用面子上

情濫淑」上又加了一層實地接觸。難道還有這樣的結果嗎。要曉得眞正的情愛。決不是金錢惡勢力所能支配的。假使不可以這樣說。世界上豈非要起厭世的熱潮嗎。（琴倩）

□貴雜誌完美極了。使我佩服到無地。不過諸位自處於批評地位。除却「活動的家」一篇外。都是不滿意現在社會與人生的文字。我希望你們於每期中

却故意的說道。郁先生的脾氣。是不怕人家罵的。越罵越起勁。他說人家罵了。引人注意。倒是絕妙的廣告。不出費的廣告。落得討便宜。所以你老兄的意思。就是鄙人給你達到了。也不中用。況且我人微言輕。也說不進甚話。令親許介翁謙伯很信任。說話或者容易些。老兄可以逕託令親。何必舍近圖遠呢。鐵錚道。舍親怎及得上你。你資格又老。信用又大。一言九鼎。駟馬難追。務必借重你老兄的。事成之後。我總感激不盡。拭圭想關節來了。不可放過。便問道。倘然談妥了。貴報不再反對麼。鐵錚道。本來不敢反對。受了津貼。當然發稿要仔細了。鐵錚道。那麼老兄志願要多少呢。有了個數目。可以去談啊。鐵錚道。能津貼五萬銀子最好。照三七計算。敝報館不過實收得三萬五千。請你斟酌罷。拭圭道。姑且去談起來看。不見得有效呢。鐵錚忙堆下笑臉道。感激之至。又談了些閒話而去。時已五點敲過。拭圭就想去訪謙伯。忽然寫字檯上的

載此指示的作品。（如半月中包可永君蘋果樹一篇指示靑年如何修學同類的作品。）使人一面能拔足邪路。一面亦知正路的門徑諸位先生以爲何如。 （伊。涼。）

## 美國之『星期』 芬。

美國紐約之『星期』。銷六十萬份。芝家谷某『星期』雜誌。銷十一萬四千四百十八份。

---

電話丁零零的響起來拭圭拿起聽筒喊道喂你是誰啊正是

祇爲經理金錢重　遂使輿論價值輕

欲知打電話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楊輯五君來函

天笑主任先生大鑒剡閱星期第七號內載有卓呆君所著自『胎胞乃至棺材』一篇名其主人翁爲楊輯五適同僕名無爽分毫在卓君或係憑空所撰固未足奇惟旣同僕名若爲敝親友所見誤以爲眞茲奉寸箋希即更正以免誤會是荷　　楊輯五謹啟

按小說家隨意憑空所造之人名決非即世間之人願讀小說者視小說中人爲世外之人今後凡與小說中人同名者請勿拘泥此不獨楊輯五君一人也。



# 兩條道路（四）

卓呆譯

第四章

史卡珊南回到哥哥宮中打算誰也不見面所以急急的進了自己房中他的房是宮中最右面的突出在庭中的一室可以不必經過他室從庭院中可以直接出入的今天宮中的男子都已赴獵場連守門人也不見了宮中寂寂無聲他走到自己房中竟沒會見一個人這在他却算是幸福爲什麼呢無人過來向他請安不致來擾亂他心了一到房中橫在牀上就睡他本來臥病數日一朝趕赴獵場的雖走路不多到底疲乏了窗外漸暗室內更黑看不出什麼咧也不打算喚奴僕們拏燈來不願見什麼人在暗中睡着倒也舒服些於是他又想起來了他今天心裏

# 星期談話會

中國小說雜誌之最初出版者當推李伯元所辦之繡像小說其次則爲梁啓超之新小說

（非雲）

中國人每每送人出門到別處去輒呼曰順風順風自從通行了輪船這個祝詞已經不相宜了現在

很無味不義的王妃自然離不開他心中然而他今日對他已沒有怒氣了他心中只有一種悲傷的念頭沈着覺得人生之事盡屬空虛我此刻在哥哥宮中將來非再歸本國不可這在有些不高興一國的王眞是苦痛的東西世上的榮華他已看得淡然他從心底裏悲傷起來方纔那小鹿的一種無依無靠的悲傷最能引動他的心想道那小鹿逃去了麼即使逃去從此以後不知還要遇到多少艱苦咧他入深山中不是還有虎獅等去迫他麼近城市上不是還有人的弓箭去射他麼世上那一處不是苦海呢史卡珊南只管想去竟想睡了小鹿的事早已忘去又想到幼時的[illegible][illegible]不很清楚已經消滅後來糊糊塗塗了睡了多少時候也不覺得怎奈身上一點也沒有蓋什麼一覺得冷就此驚醒月光從窗外射入暗室中來史卡珊南倒被這皎潔的月色引得他走近窗前去眺望了外面明如

通行了火車。更不相宜。然而送人動身。還是說順風順風。甚而至於在車站送別。火車己開。脫帽揚巾。還呼着順風順風。即迷信一端。中國人也是因襲的國民。十分可笑。

（天聰。）

有人說。愛爾蘭的大政治家伯納爾。那天一個愛國女子。送他一頂綠帽子。他使不敢。因爲綠是不吉利而且可怕的顏色。我笑說外國人也怕戴綠帽子嗎。要是中國人

白晝天空中也無片雲明鏡似的月照在空中草上露珠也浴着月色覺得閃爍有光樹上黑影都映在地上風也沒有史卡珊南眺望着夜景這靜寂的景色似乎還能够安慰他些他凭窗呆呆看着忽然不知那裏來的一陣笑聲史卡珊南便側耳細聽一回兒庭中對面的樹陰內走出幾個人來向這裏進行史卡珊南不知道是何事便定睛細看他們漸漸走近方始有些清楚走在最前的身材瘦長姿態絕美乃哥哥史卡利亞的王妃他很認得出的穿一件在這月光下更來得顯的萌黃色衣冠上寶石到底不是露珠可比身體動一動就閃閃的明光四射王妃後面又有把桃色衣服從頭上套下去的女子陸續從樹陰中出來史卡珊南暗暗數那人數除了王妃恰巧十人他們一壁笑一壁就走到史卡珊南窗前的草地上來於是王妃立定十個女子也立定王妃就說今夜國王不在宮中你們

送他一頂綠帽子。非但不收。而且要勃然怒了。（天聰）

---

新體詩佳者。我亦喜讀之。雖白話亦天籟也。然今之所云新體詩者。實不敢恭維。然詩者有韵之文也。新體詩之無韵者。我意終不如有韵者爲佳。（妙芬）

---

做小說往往有描摹下流社會之口吻者。偶一爲之。以存今世下流社會之真相。亦無不可。若一開口。

不用拘束隨隨便便的跳舞好了說罷一個女子搬椅子來給王妃坐史卡珊南一想大約因着今夜哥哥不在王妃叫侍女們跳舞好來解解煩悶的只見十個侍女携手作圓陣跳舞起來那桃色袋形似的衣服飄飄然很爲悅目他們又唱出一種不知什麼歌來與足步合着王妃很滿足的坐在那裏觀看又道這裏又沒有人看着王弟也出去了你們把外衣脫去罷於是十個侍女一齊將桃色套衣脫去都現出半裸體的身體來史卡珊南一見怎麼不驚你道史卡珊南驚些什麼實在難怪他這十人中五個是男子方纔兩個兩個携手跳舞竟是男女二人王妃高聲笑着道情人們啊你們稱心稱意的跳舞罷最好能夠快樂而死史卡珊南不曉得他們要舞出什麼樣子來竟不願正視那五對男女發狂似的跳舞着在他們跳得最高興時王妃立將起來把手向樹陰中一招口中呼道麥司烏特

---

便是下流社會口吻則做小說人勢非亦變爲下流社會人不可

（聖勞）

---

昔新西蘭有一啞子環遊地球與人作笑談人問啞者何所苦曰無苦但不能唱歌耳然亦以啞兼聾故不聞一切之聲我以爲世界之聲未必盡爲歡聲因此乃得美睡耳此啞先生可謂見道之言不知比愛羅先珂以盲者環遊各國何如

（四維）

麥司烏特！即有人應聲而至此人猿也似的在樹上輕身疾走一回兒跳下地來趕近王妃旁邊一看乃是個矮小黑奴王妃就說麥司烏特今天一個人也不適在裏你別膽小說能也携着黑奴之手去加入一團狂亂的跳舞中玉立亭亭的美麗王妃與一個矮醜黑奴不是奇怪的對照麼這六對男女跳到身體疲倦使一同倒在草地上了史卡珊南見事出意外覺目不忍視把眼睛遮掩着頓時掛下淚來心中暗暗叫道哥哥啊不幸的哥哥啊你也被最愛的妻叛離着麼史卡珊南失神似的呆立着頭腦中無非是一種對女子的憎惡心一種對哥哥的同情心充滿着暗忖哥哥什麼也不曉得離了宮殿夜宿獵場只是做着多獲野獸的好夢此刻一定已經睡了否則也是在那裏對着老宰相談他白天的勇壯話哥哥眞可憐啊史卡珊南又想起三日前哥哥曾向我說起那王妃對於家庭的

---

舍親張某（姑隱其名）腹內無甚詩書邇來居然以新文學家自命報紙上時現其大作而新體詩獨多其『月』一首尤稱得意之作爲某報主筆所賞識其詩曰『可愛底月兒何等光明照得那大地纖潔無塵可許我和你握手做你的情人』亦云奇矣　（藕香）

三月二十四日新聞報有『……陳籙妻鄭毓秀……』一電閱者均大奇以爲鄭毓秀何以爲陳籙

信賴情愛等話那知哥哥仍舊與我一樣也是被愛妻叛離着想不到這淫縱的王妃竟因着一個奇醜的黑奴去叛離我哥哥的史卡珊南咬牙切齒的憤恨不堪腹中暗道無恥的婦女們！我的妻因着一個下級官吏就叛離我哥哥的妻更甚因着一個黑奴就叛離哥哥表面上裝飾得何等美麗女子的魂魄中到底有些什麽真是淫猥的動物史卡珊南對於自己的妻倒已經好了些了此刻很打算突然跳到草地上去將他們六對狗男女殺得乾乾淨淨但是心底裏暗道且慢且慢他心底裏竟有一樣東西將他阻止着這就是他心中剛纔萌芽的『世上萬事皆空』等漠然冷寂念頭史卡珊南正在這麽想那草地上十二人也不知道近邊有人看着仍舊王妃當先領着回去那麥司烏特再跳上樹去一回兒就此不見史卡珊南回到牀上翻來翻去默默抱着頭亂想道我以爲再也沒有我

之妻至二十九日始見更正謂妻字下漏去一友字云云手民亦惡作劇哉。（藕香）

莊仲希先生云歐戰之烈爲歷史上空前之舉然各國固依然如昔一若未經此戰禍者吾國局部之爭猶且瘡痍滿目慘不忍覩可見歐美之兵士不若吾國兵士之凶暴也。（藕香）

那麼不幸了那知哥哥比我更不幸我不過是一個小國之王哥哥乃地球上一個大國之王他竟被他的妻叛離着史卡珊南想到這裏說也奇怪心中忽然有一線光明現出來原來他心裏忽然覺悟道我一向以爲自己是最不幸的人了不料這裏還有比我更不幸的人這麼看來我就不應當自己獨自怨我的不幸了史卡珊南這麼一想頓時心頭很輕這一夜就能熟睡了

## 京法官致法長董康書　（偶拾）

總長鈞鑒今爲永大銀行賬簿事欲有所獻替於我總長敬舉一前事爲例當有清季世各省獄訟腐敗而刑部辦案員司尙能保持獨立之精神潘文勤長部時嘗於判稿欲有增損主稿某官執不可至以案卷擲之地且謂檢之者爲混帳亡八蛋文勤即俯首檢之笑曰我就是亡八蛋卒以某司官之稿定讞不復易一字此後歷任長官雖不能盡如潘文勤主稿人員亦不皆爲某司官然京師數吏材論風節必首刑部我公昔年亦嘗躬逢其盛（中略）事已至此我首都司法官吏若猶噤若寒蟬不發一言若猶靦然戴柱後惠文冠高坐堂皇自稱獨立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願公爲輓近之南史不願公爲紙上之龍圖願公爲全國樹永久之風聲不願公爲一人博片時之虛譽毋爲有淸前輩所譏而爲反對者所快惟裁察幸甚京師法院推檢謹上



# 一星期的花

烟橋

星期一　我家門前來了一隻賣花的船因着有石欄杆和廣場所以賣花的把船上五顏六色的花排列起來好似我家特地供給他裝置的我對於花雖很愛惜只是怕麻煩不大肯買就是買來也養不到幾個月一定要枯瘁而死我也曾經研究過實在爲着我絲毫沒有懂得花性的緣故今天我又是東道主人的態度在花前踱來踱去領略些天然美倏的有一陣奇香刺到我鼻裏來頓然眼目清亮凝神細看原來是許多『蒼蘭』我便就中取了一盆把他觀賞那賣花的走過來慫慂我買他說出很動聽的話來我並不留神他說項只是那種輕盈佳麗的丰神便使我依戀不捨畢竟破鈔了二十個銅元買了他很興頭的放在寫字臺上非常滿意給山妻見了也十分愛他說是價廉物美我也以爲這個評論很是確當因爲我很不願意像那玩花的人把極貴的價值去買那些有名的奇花並沒有色香味的實在幾乎把花當作古董看待便失了花的興趣了當夜臨睡的時候親自捧到天井裏讓他領些甘露

星期二　清早起來盥漱既竟便又想起那『蒼蘭』了走到他跟

前。見他果然得了甘露。格外有精神。那含苞未放的。也漸漸的破綻了。依舊把他放在寫字臺上。細看七枝已開的花。中間有一枝正似初拓黃庭。恰到好處。照詩的眼光評論起來。是有盛唐的氣息。流利渾成得妙。小說家看了。一定要說是像三五女郎呢。賞玩了長久。便去幹刻板的生活。還來的時候。身子沒有走進書室。那香味已經竭誠的出來歡迎我了。我覺得久而不聞其香的話。很是名論。驟然聞着。分外刺激。走到花前。却是一枒。不知道怎的。少去了兩枝。那枝妙不可言的。也不在枝頭了。心裏很是憤怒。便向家人查問。後來知道。一枝是山妻摘去的。如今還插在鬢上。一枝給兒子扯得粉碎。洒在畚箕裏去了。我只是連嘆着可惜。也不好和他們噪鬧。就是噪鬧。徒然生些閒氣。於花還是一無補益呢。但是山妻却有些介介。咕嚷着怪我大驚小怪。一兩枝花有什麼要緊。況且又是很尋常的花。你愛他。就不許我愛了麼。你玩得。我就玩不得麼。我和他爭辨說。你聽得兒子唱的歌麼。不是說『好花心裏愛。愛花不可採。留在枝頭。看比在手裏好百倍。』我沒有說完。伊便氣憤憤地。把那插在鬢上的花拔下來。擲在地上。踐踏成了泥漿。這半天。各自沉悶得很。那留下的幾枝花。也不去理會他了。因爲沒有這興念了。

星期三。　過了一夜。把昨天的事。全個兒忘懷了。我又是很高興的

賞玩那『蒼蘭』了。覺得花是一樣的美麗。大體沒有什麼高下。在妙齡時候。總有一種可人憐愛的情態。已破綻的。也開放了。統計一盆上巍顫顫立着九枝。除掉補足原數。還加了利息。髣髴替我的山妻。賠償了損失。我就把憐愛折去那花的精神。灌注在現在的九枝上了。心想做首詩。歌詠他。學着租界名士的捧角。把他捧起來。說他是三十三天上的琪花。只是得了上句。沒有下句。足足費了二個鐘頭。還只有『名花』兩個字。要是抄襲。却又爲着是新種子。從來沒有人歌詠過。幸虧他一陣陣芬芳。吹來慰藉。濺兒一些不覺得痛苦。看他很自然的。似乎在那裏微笑。這個笑。便使我擱筆。我要是再苦思力索。不得一字。眞個要給他笑了。

星期四。我的朋友。到我的書室裏。來。先聞着了香。後見了『蒼蘭』。也着實稱讚。我說比我們中國的蘭蕙。香而有情。我的朋友說。錯了。蘭蕙是君子。他是小人。蘭蕙是華夏。他是夷狄。蘭蕙是形上。他便是形下。豈可同日而語。我說。他有清白無瑕的體質。什麼說是小人。他受了中國人的培植。什麼說是夷狄。他一樣是渾噩的天機。什麼說是形下。我的朋友見我駁得爽快。便換了論調。說他竊取了蘭的頭銜。居然想混在蘭的淘裏。試問有些什麼可以入蘭的團體呢。我說。這便是器小了。那白蘭不是也稱蘭麼。究竟還不及蒼蘭的幽靜文

# 一星期的花

雅呢。我的朋友沒有十分理由便堅執着蒼蘭不及白蘭的說數和我爭論。後來還是濃烈的花香。催他動身。纔把辨論結束。我因着這一回閒談。益發覺得他可愛。所以兩天忘記澆水。馬上去舀了一碗水潤溼了一盆的泥。把他置放在天井裏受些陽光。到了陽光過去以後。又想使他受些甘露。因此放他在天井過夜。

星期五。 捲起竹簾。便有一陣陣散不開的濃香進來了。我見那蒼蘭益發光采。所有的花齊開放了。只有很細小的。依舊被青色的苞葉束縛着。恐怕也不能繼起做一盆的殿軍了。那先前恰到好處的漸漸有些衰弱了。但是他兀自勉力的把甜香比賽般發出來。在許多妙齡中間。還不十分失敗。究竟他沒有到枯憔的境地。倘然他枯憔了。便不能立足在輕盈曼蒨的同伴中了。我在午餐後。到郊外去踏青。楊柳一絲絲很柔媚。桃花一樹樹很穠豔。隴畝間一片菜花黃得很是爛眼。我因此想到我家裏的「蒼蘭」。他在這春的範圍內。受了春的恩寵。有這樣出衆的美。也算是不負春光了。楊柳沒有色。桃花沒有香。菜花沒有韵。要是遍地都生了「蒼蘭」。豈不是有趣麼。但是「蒼蘭」太多了。也像楊柳桃花和菜花。恐怕也要減少許多價値呢。倒不如少的好。少了有人憐愛。否則我也何必把他供奉起來呢。我意倦的還來見了「蒼蘭」已經把疲乏恢復了許多。他

更把濃香來歡迎我。更是精神振作了。

星。期。六。晚上和朋友喝酒去。喝得酩酊大醉。酒能亂性。是不差的。我到『蒼蘭』的跟前。把他狂嗅。覺得香味大減。我便大大的不快。同樣的濃香。在今天覺得有異。似乎嫌他太俗。嗅得太濃烈。頭腦受的刺激太深。一陣子昏暈起來。我便把他貶謫到天井裏去。夜裏下了三四個鐘頭的雨。我雖是知道。者回他一定受了非常的摧殘。但是我却一些不顧惜他。這完全是醉的原因。要是清醒的當兒。我再也不忍出此。這是我可以向『蒼蘭』懺悔的。

星。期。日。天亮了。酒也醒了。我猛然懊惱昨夜的孟浪。到天井裏去撫視那『蒼蘭』。可憐他碧綠的葉都橫倒在盆沿上。許多潔白無瑕的花。全污了泥水。並且因着受雨過重。折斷了枝頭。再也不能挽回了。他和我只有一星期的情好。不是我殘忍的拋棄他的壽命斷乎不像這樣的夭折。我很是懊喪。便走到我的朋友家裏。他也買了一盆『蒼蘭』。很自然的把濃香分給我。我嗅着了。又起了感想。我覺得對他有些慚愧。『蒼蘭』的主人。很多的。初逢的時候。或者沒有我當時的異寵。只是也沒有我後來那樣不情。我想起星期二和山妻的芥蒂。星期四和朋友的爭執。好沒意思啊。

# 吳佩孚之悲壯語

芬意

四月二十三日。吳佩孚由保返鄭。召軍官會議。宣言曰。吾今與將士等披肝膽一言。去年一年。我軍所取給於政府者。僅一百四十萬。而關外之取給於政府者。實有三千二百萬。我不得已而提京漢欵項。絲毫用於公家。聽憑國人查賬。蓋彼等欲以餉困我。使我自潰。彼等尚欲以之困其他不附彼之陸海軍。使將來僅存彼等一系之勢力。則帝制復辟。任所欲爲。我等決定衝破此圍。其濟則國家之福。不濟則我以死繼之。我子蠢物。殺之可也。我妻已死。決不再娶。我若將彼擊退。我亦即行裁兵。屆時將士願歸者。一律給清欠餉回家。蓋練兵之目的物已去。我何擁兵爲。諸君田園將蕪。亦可以此役後休息。軍官皆淚下。吳復揮淚曰。行矣。諸君遂於當夜返洛。

按。吳氏此言。息壤在彼。我輩拭目俟之可也。